

戴家楼

[法] 莫泊桑 著

外国文学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戴家楼

〔法〕莫泊桑 著

每天晚上将近 11 点钟，他们都到那儿去，就像上咖啡馆一样自然。

常在那儿碰面的有六到八个人，而且总是这几个。他们并非酒色之徒，而是城里的头面人物、商人和年轻人。他们喝着查尔特勒酒^①，逗姑娘们玩玩，或者一本正经地和人人都尊重的“太太”聊天。

然后他们在午夜之前回家睡觉。年轻人有时就留下不走了。

这所家庭式的妓院很小，漆成黄色，位于圣艾蒂安教堂后面的一个街角上。从窗户里望出去，船坞里停满了正在卸货的船只，看得见被称为“蓄水池”的大盐田，以及后面的“圣母”海滨和它古老的灰色小教堂。

“太太”出身于厄尔省的一个农民世家。她愿意干这一行，完全和经营女帽或布料一样。认为卖淫可耻的偏见，在城市里十分强烈和根深蒂固，可是在诺曼底的乡村里却并不存在。农民说“干这一行不错”，就让孩子去开一家妓院，正如他会让让孩子去管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一样。

再说这所妓院本来属于一个年老的叔父，是他留给“先生和太太”的遗产。他们从前在伊弗托附近开旅馆，现在认为费康^②的生意对他们更有利，便立刻将旅馆盘出，并在一

① 查尔特勒修会修士酿制的一种甜酒。

② 法国塞纳滨海省的海滨港口城市。

天早晨来到费康，接收了这份因为没有老板而陷于绝境的产业。

他们为人诚实，很快就博得了手下人和邻居们的好感。

两年之后，先生死于一次中风。他的新行业使他耽于奢侈逸乐，懒得动弹，他变得极为肥胖，这就毁了他的健康。

太太守寡以后，妓院的常客们都对她想入非非，但是白费力气。大家说她非常规矩，就连住在这里的姑娘们也没有发现什么。

她长得高大、肥胖，讨人喜欢。在这所总是关闭的、昏暗的住宅里，她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像涂着一层油漆似的闪着光泽。她的前额周围装饰着一圈薄薄的假发，纤细鬋曲，使她显得年轻，与成熟的体态不大相称。她总是高高兴兴、容光焕发，喜欢说笑，不过有所节制，注意分寸，这种节制并未因为她从事新的职业而消失。她对粗话始终有些反感，对于她管理的这个地方，若是一个缺乏教养的小伙子直呼其名^①的话，她就会生气、发火。总之，她心灵高尚，所以她虽然把手下的女人都当作朋友，却总是爱说她们“决不是同一类的人”。

有时候即使不是星期天，她也会带两三个姑娘坐出租车外出，到流经瓦尔蒙^②的小河边的草地上去嬉戏。于是姑娘们就像逃学的女学生那样疯跑一气，玩一些儿童游戏，陶醉在足不出户的人在野外方能感受到的快乐之中。她们在草地上吃猪肉食品，喝苹果酒，到黄昏时分带着舒适的倦意回

① 即称之为“妓院”。

② 费康附近的城市。

家，心头还洋溢着甜蜜的柔情。她们在马车里拥抱太太，把她当作一个温和宽容、心地善良的好母亲。

妓院有两个入口。街角上是个不三不四的咖啡馆，晚上向老百姓和水手开放。在这里做特殊生意的姑娘当中，有两个专门满足这些顾客的需要。名叫弗雷德里克的伙计头发金黄、没有胡须，矮墩墩的像牛一般结实。她们在他的协助下，把一瓶瓶葡萄酒和小瓶的啤酒端到摇摇晃晃的大理石桌上，用手臂勾住酒客们的脖子，横着坐在他们的腿上劝酒。

另外三名女子（她们一共只有五个）属于上等人，是专门用来接待楼上那一伙人的，不过，在楼下有人需要她们、而楼上又没有客人的时候例外。

供当地有产者聚会的朱庇特^①客厅里糊着蓝色的墙纸，装饰着一幅很大的画，画的是躺在一只天鹅下面的勒达^②。这里有一架螺旋式楼梯通向外面，尽头是一扇临街的小门，看起来很简陋。在门的上方的栅栏后面，整夜亮着一盏小灯笼，就像在有些城市里，在墙上镶嵌的圣母像下面还在点亮的小灯笼一样。

房子古老而潮湿，稍微有点霉味。过道里不时飘过一股科隆香水的气味；坐在楼下桌旁的那些下等人的喊叫声，有时会像打雷一样，从下面一扇半开的门传上来，使整幢房子为之震动，楼上的先生们就会担心而厌烦地撇撇嘴。

“太太”和客人们很熟，和他们是朋友。她从不离开客厅，所以对他们带来的城里的各种传闻很感兴趣。这些大腹便便

①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。

② 希腊神话中的美女，宙斯曾化为一只天鹅和她结合，生下美人海伦

的家伙，每天晚上都来适可而止地稍微放荡一下，让妓女陪着喝一杯甜烧酒。他们和那三个语无伦次的女人开着淫猥的玩笑，而太太的庄重谈吐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休息。

楼上的三个女人名叫费南德、拉斐勒和母夜叉萝莎。

既然人数有限，就要尽力使她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样品，代表一类女性，使所有的客人在这里差不多都能找到他理想的女人。

费南德代表“金发美人”，身材高大，有点肥胖，所以懒洋洋的。她来自乡下，脸上的雀斑怎么也除不掉，亚麻般的头发剪得很短，浅浅的没有什么色彩，像梳过的大麻一样稀疏地盖在头顶上。

拉斐勒是个马赛女郎，在许多海港当过娼妓。她扮演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“犹太美人”。她身材瘦削，高高的颧颊上涂着厚厚的胭脂。用牛的骨髓擦亮的黑头发，在鬓角上弯成了钩形。她的眼睛本来要算是美的，可惜右眼上长了一块角膜翳。弧形的鼻子下面是突出的颌骨，上面有两颗新镶的牙齿，和下面颜色深得像朽木一样的旧牙齿很不相称。

母夜叉萝莎的肚子像个小肉球，两条腿则又短又细。她从早到晚声音嘶哑地唱着淫荡的或感伤的歌曲，讲着没完没了而又毫无意义的故事。她只是为了吃东西才不说话，也只是为了说话才不吃东西。她总是动来动去，尽管身体肥胖、手脚短小，却像松鼠一样灵活。她的笑声就是一连串尖叫，在这里那里，房间里、顶楼上、咖啡馆里，总之在任何地方，都会无缘无故地不断爆发出来。

楼下的两个女人是路易丝，外号“母鸡”，以及弗罗拉，

又名“跷跷板”，因为她有点瘸。路易丝总是围一条三色腰带，打扮成“自由女神”；弗罗拉则打扮成她想象中的西班牙女郎，由于她的步子一瘸一拐，戴在火红色的头发里的铜制西昆^①也就跳动不停。她们都像为狂欢节而打扮的厨娘，不比普通的女人更丑，也不更美。她们是真正的旅馆女仆，在港口里被人们称为两只“泵”。

全靠太太为人随和、善于通融，心情又总是那么好，这五个女人虽然互相嫉妒，却能和平相处，难得吵闹。

妓院在这个小城里是独此一家，所以总是很热闹。太太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她自己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和蔼可亲、体贴关心，有着尽人皆知的好心肠，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。常客们都替她会帐，只要她显得特别亲热一点，他们就扬扬得意。白天他们在办事时见了面，都会说“今晚去老地方”，就像说“晚饭后去咖啡馆吧”一样。

总之，这所叫做戴家楼的妓院是个好地方，常客们是难得不去的。

可是将近5月底的一天晚上，第一个来到这里的木材商、前市长普兰先生，却发现门是关着的。栅栏后面的小灯笼没有点亮，房子里毫无声息，好像没人一样。他敲了门，先是轻轻地敲，接着又用力敲，但没人答应。于是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沿着街道往回走，在“市场”广场碰见了也要到那儿去的船主迪韦尔先生。他们一起回到那里，还是无法进去，却忽然听见附近响起一阵喧哗，绕过去一看，只见一群英国和

^① 古代威尼斯金币。

法国的水手正在用拳头敲咖啡馆的关着的门板。

这两个有产者马上就逃，以免受到牵连，可是一声轻轻的“喂”使他们停了下来：那是腌制咸鱼的图尔纳沃先生，他是认出了他们才打招呼的。他听说妓院没开门，心里比他们更难受，因为他是结了婚的人，是一家之主，备受监视，只能星期六到这里来。他总是以“为了保险”作借口，指的是一项卫生管理措施，由他的朋友波尔德大夫向他透露定期检查卫生的日子。今晚正是他安排好的时间，眼看又要等上整整一个星期了。

三个男人绕了一个大弯来到码头，路上碰见了年轻的菲力普先生，他是银行家的儿子，是一个常客；还有税务官潘普斯先生。他们又一起沿着“犹太人”街回去，以便最后再试一次。但是发怒的水手们包围了妓院，吼叫着扔石块，这五个楼上的客人赶紧往回走，开始在各条街道上闲逛起来。

他们又遇到了保险公司的经纪人迪皮伊先生、商事法庭的法官瓦斯先生。于是他们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散步，首先来到了海堤上。他们并排坐在花岗石的护墙上，凝视着起伏的波浪。波涛上的浪花在黑暗里显出发亮的白色，几乎刚出现便立即消失了。海水拍击岩石的单调声响，在夜里沿着峭壁传向远方。他们愁眉苦脸地在那儿呆了一阵，图尔纳沃先生表示“这儿没什么意思”，潘普斯先生接着说“的确没意思”，于是他们又溜达着走了起来。

他们沿着称之为“林荫下”的海滨街向前走，从“蓄水池”的木桥上转回来，经过铁路附近，又回到了“市场”广场。税务官潘普斯先生和腌咸鱼的图尔纳沃先生在这里忽然

吵了起来，原因是他们当中有一个肯定在附近找到过一种可以吃的蘑菇。

他们由于无法排遣而容易发火，若不是别人劝解，也许就会动手打起来。潘普斯先生气得要命，回家去了。可是前市长普兰先生和保险公司经纪人迪皮伊先生，又为了税务官有多少薪水和能拿到多少利润而争吵起来。两个人都在破口大骂，忽然响起了一阵像暴风雨般的狂呼乱叫。水手们在关着的妓院门口白白地等得不耐烦了，他们两人一排，挽着手臂，形成一支长长的队伍来到了广场，嘴里在拼命地叫骂。

这些有产者躲在一个门洞下面。那一帮吼叫的家伙朝着修道院的方向走得看不见了，他们的叫嚷声越来越小，但还是响了很久，就像一场正在远去的暴风雨，后来便又是一片寂静。

普兰先生和迪皮伊先生都在生对方的气，连招呼都不打就各自走开了。

其余四个人又走了起来，而且本能地又向戴家楼走去。它依然关着，没有动静，无法进去。有一个醉汉不吵不闹，却固执地轻轻敲着咖啡馆的门，然后停下来小声喊着伙计弗雷德里克。看到没人搭理他，他决定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有产者们正要走开，港口那帮吵吵嚷嚷的家伙在街的那头出现了。法国水手怪声高唱《马赛曲》，英国水手则唱《统治吧，大不列颠》。这帮野蛮人向妓院墙上猛掷石块，然后又向码头拥去，两国水手在那里打了起来。混战中一个英国人断了胳膊，一个法国人被打破了鼻子。

呆在门口的醉汉现在哭了，心里不痛快的醉鬼和孩子们都是这样哭的。

有产者们终于分手了。

被扰乱的城市逐渐恢复了平静。这里那里不时还会响起一点说话的声音，接着就在远处消失了。

只有一个人还在不停地徘徊：腌制咸鱼的图尔纳沃先生。他因为要等到下星期六而发愁，指望会有什么偶然事件发生。他不明白和气愤的是，警察局就这样让一个在它监督和保护之下的、于公众有益的妓院关了门。

他又转回去，贴着墙壁细看，想找出关门的原因。他发现挡雨披檐上的布告牌上贴着什么东西，立刻点燃一根蜡绳，读着用笔画粗细不等的大字母写成的句子：“因初领圣体而停业。”

他知道这下完了，所以就离开了。

醉汉现在睡着了，整个身子横躺在关着的门前。

第二天，常客们一个个都想设法地从这条街上经过，为了显得若无其事还用胳膊挟着票据证券。每个人都偷偷地看着这张神秘的通知：“因初领圣体而停业。”

二

原来太太有一个弟弟，在他们的家乡厄尔省的维尔维尔当细木工匠。太太还在伊弗托开旅馆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弟弟的女儿受洗时当了教母。她自己随父亲姓里韦，给侄女取名为康斯坦丝，所以侄女就叫康斯坦丝·里韦。木匠知道他姐姐境况很好，所以虽然两人各忙各的，相距又远，不能经常见面，他也从未与她失去联系。正好小女孩要满 12 岁了，今年要初领圣体，他抓住这个得以亲近的机会，给姐姐写了封信，邀请她参加领圣体的仪式。年迈的父母都去世了，她不能不参加教女的仪式，于是接受了邀请。她的弟弟叫约瑟夫，由于太太没有孩子，他指望只要多献殷勤，也许能使她在将来立下一份对小女孩有利的遗嘱。

他丝毫不为她姐姐的职业担心，再说当地的人也一无所知。大家谈起她时只说“戴利埃太太在费康当老板”，意思是说她可以靠利息生活。从费康到维尔维尔至少有 20 法里，而让农民在地上走 20 法里，要比一个文明人飘洋过海还难。维尔维尔的人最远只到过鲁昂，也没有什么能把费康的人吸引到这个小村庄里来。这里只有 500 户人家，周围全是平原，而且已属于另一个省。总之，这儿的人什么也不知道。

不过，随着领圣体日期的临近，太太感到非常为难。她手下没有女监管，从未想过哪怕把她的妓院丢开一天。楼上楼下的女人之间的敌意必然会爆发，弗雷德里克大概也会喝

醉，而他喝醉了动不动就要痛打别人。最后，她决定让伙计休假到后天，而把其余的人都带走。

弟弟完全同意她的计划，并且负责安排她们在乡下住一夜。所以在星期六早晨，太太就带着同伴们乘上了8点钟的快车，坐在一节二等车厢里。

直到伯泽维尔，车厢里都只有她们几个人，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说个没完。不过在这一站上来了一对夫妇。男的是个老农，穿着一件领子打褶的蓝罩衣，宽大的衣袖上绣着小白花，袖口束紧。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老式的大礼帽，红棕色的皮毛似乎竖了起来。他一只手拿着一把大绿伞，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大篮子，里面露出了三只鸭子受惊的脑袋。女的是一副难看的乡下打扮，面孔长得像母鸡，尖尖的鼻子就像鸡的喙。她被周围这一群如此漂亮的太太们惊呆了，所以在丈夫对面坐下后就不敢动弹。

车厢里确实是花里胡哨、光彩夺目。太太一身蓝衣，从头到脚都是蓝绸缎，披的一条仿法国开司米的大围巾却是红色的，而且红得闪光耀眼。费南德在一件苏格兰花呢的连衫裙里喘息着，因为同伴们不顾一切地用带子把她的裙子上身系紧，把她下垂的胸部抬高，成为一对总是在晃动的圆球，就像用布包住的液体一样。

拉斐勒的帽子饰有羽毛，是模仿一个鸟儿满巢的鸟窝。她一身淡紫色的打扮，装饰着金色的闪光片，颇有与她的犹太人面孔相称的东方情调。母夜叉萝莎穿着玫瑰色的裙子，裙子上镶着很宽的边饰，看起来像一个胖得过分的孩子、一个

肥胖的侏儒。两只“泵”看来是用旧窗帘为自己剪裁了奇装异服，这种有花枝图案的旧窗帘是复辟时期^①生产的。

这些太太们见到有人上车就一本正经起来，开始谈论一些高雅的事情，以便给别人留下好印象。在博尔贝克又上来一位先生，他蓄着金黄色的颊髯，戴着几个戒指和一条金的挂表链，把几个用漆布包好的盒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。他看起来是个爱开玩笑的老好人。他微笑着打了招呼，悠然自得地问道：“太太们是调防吗？”这个问题使她们十分羞愧、局促不安。最后太太恢复了镇静，为了维护她这支队伍的荣誉，冷冷地答道：“您完全可以讲点礼貌！”他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指的是修道院。”太太想不出反驳的话，也许觉得他这样纠正也就行了，便抿紧嘴唇，严肃地点头致意。

于是这位坐在母夜叉萝莎和老农之间的先生，便向脑袋露在大篮子外面的三只鸭子眨起眼睛来。等他感到观众已被他吸引住的时候，他开始用手去搔鸭子的喙下，还向它们说些滑稽的话来让太太们开心：“我们离开了小池……池塘！嘎！嘎！嘎！要去认识小小的烤肉钎。嘎！嘎！嘎！”可怜的家禽把脖子转来转去想躲开他的抚摸，拼命想逃出这个由柳条编成的牢狱，接着三只鸭子忽然一起发出求救的哀叫：“嘎！嘎！嘎！嘎！”使这些女人放声大笑起来。她们俯下身去，争先恐后地看着；她们对鸭子产生了狂热的兴趣，那位先生也就倍加殷勤，调笑着逗她们开心。

萝莎也想看看，便俯在身边这位先生的腿上亲了亲三只

^① 指拿破仑第一帝国灭亡后波旁王朝的复辟（1814—1830年）。

家禽的鼻子。立刻每个女人都想亲一下。这位先生就让太太们坐在他的膝上，颠着她们，拧着她们，和她们忽然以“你”相称了。

两个农民比他们的家禽还要惊慌，像着魔一样转着眼睛，却不敢动一动，满是皱纹的衰老面孔上毫无笑容，连颤都不颤。

那位先生是个旅行推销员，开玩笑说要把内衣用的吊带送给这些太太，于是把他的盒子取下一个来打开。他刚才是骗她们的，盒子里装的是松紧袜带。

这些袜带都是丝织的，有蓝色、玫瑰色、紫色、淡紫色、深红色，都有金属制成的带扣，形状是两个拥抱在一起的镀金的爱神。姑娘们高兴得叫了起来，然后观察样品，任何女人在摆弄化妆品时都会这样严肃认真。她们用眼色或耳语征求别人的意见和回答别人。太太羡慕地抚摸着—副桔红色的袜带，它比别的袜带更宽、更有气派：真正是老板娘的袜带。

先生等着，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说道：“来吧，我的小猫们，该试试了。”姑娘们一阵惊叫，把裙子用两腿夹紧，似乎怕遭到强暴。他不动声色，等待时机，声称“你们不愿意试，我就包起来了”。但接着又加了一句：“谁愿意试，我就送她一副，随便挑。”可是她们都不肯试，又非常严肃地坐得笔直。不过，两只“泵”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他就把建议向她们重复了一遍。“跷跷板”弗罗拉尤其垂涎三尺，显然动摇不定。他就催她：“来吧，我的姑娘，要有点勇气。瞧，这一副是淡紫色的，配你的衣服正合适。”于是她下了决心，掀起裙子，露出一条养牛的农妇才有的粗壮的腿，松松垮垮地套

在一只粗糙的长袜里。先生弯着腰，把袜带先系在膝盖下面，然后向膝盖上面推，同时轻轻地摸她的腿，摸得她低声叫唤、不住地战栗。最后他把淡紫色袜带送给了她，问道：“该谁了？”她们一起喊着：“该我了！该我了！”他从母夜叉萝莎开始，她露出一段不成模样的东西，圆滚滚的看不见脚踝，像拉斐勒所说的那样是一条真正的“猪血香肠腿”。费南德的腿像一对有力的支柱，激起了旅行推销员的热情，博得了他的恭维。犹太美人瘦瘦的胫骨就不那么起眼。母鸡路易丝开玩笑地把裙子罩在先生的头上，使太太不得不加以干预，阻止这种不适当的打闹。最后太太自己也把腿伸了出来，一条诺曼底女人的漂亮的腿，丰满结实。推销员喜出望外，像真正的法国骑士那样，向这个最美的腿肚子优雅地脱帽致敬。

两个农民目瞪口呆地不敢动弹，都只用一只眼睛斜视着，活像两只小鸡。这个蓄着金黄色颊髯的男人一边站起身来，一边用鼻音向他们叫“喔——喔——喔”，又使大家乐得不可开交。

老夫妇带着他们的篮子、鸭子和雨伞在莫特维尔下车了，听得见那个女的边走边对她的丈夫说：“这些不要脸的女人还要到该死的巴黎去。”

爱逗乐的推销员也在鲁昂下车了。下车之前，太太因为他过于粗鲁而不得不严厉地叫他规矩点。她还从中吸取教训说：“这会使我们懂得怎样和碰到的人交谈。”

她们在瓦塞尔换了车，在下一站看到了等着她们的约瑟夫·里韦先生。他赶来一辆由一匹白马拉的大车，车里摆满了椅子。

木匠礼貌地拥抱这些太太，扶她们上了自己的车子。三个人坐在车后面的椅子上，拉斐勒、太太和她的弟弟坐前面的三张椅子。萝莎没有椅子了，勉强坐在高大的费南德的膝上，一行人就上路了。可是小马跑得一颠一颠的，车子立刻猛烈地摇晃起来，椅子东倒西歪，使旅客们坐不稳，像木偶似的做着忽左忽右的动作，表情惊慌失措，惊叫声则往往被更猛烈的摇晃所打断。她们紧紧地抓住车沿，帽子落在背上、脸上或肩上。白马不停地跑着，伸着头，尾巴笔直。这条小小的、没有毛的老鼠尾巴，不时地打在马屁股上。约瑟夫·里韦的一只脚伸在车辕上，另一条腿弯曲在身体下面，两肘抬得很高。他握着缰绳，喉咙里时时发出一种格格声，使小马的耳朵竖了起来，跑得更快了。

道路两旁伸展着绿色的田野。到处都有一大片黄色的油菜花随风起伏，使一股有益于健康的强烈气味、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飘向远方。在已经长高的黑麦地里，矢车菊开着天蓝色的小花。她们想去采一些，可是里韦先生不肯停车。有时整块地里都长满了虞美人，红得像是用血灌溉的一样。而在被地上的各种鲜花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原野当中，马车本身似乎也载着一束色彩更加鲜艳的花朵，随着白马的小跑向前驶去，时而消失在一个农庄的大树后面，时而在树丛的尽头重新出现。它穿过一块块黄色和绿色的庄稼地，以及布满原野的红花或蓝花，载着一车花枝招展的女人在阳光下奔驰。

1点钟敲响的时候，他们到了木匠家的门口。

她们累得精疲力竭，饿得脸色发白，从出发以来还没有吃过东西。里韦太太急忙把她们扶下车，等她们脚一落地便

立刻拥抱她们。她没完没了地吻着她的大姑子，不想放开。大家在作坊里吃饭，因为第二天要请客，所以工作台已经搬走了。

一盘香喷喷的炒鸡蛋，接着是一串烤香肠，加上辛辣的优质苹果酒，每个人都吃得高兴起来。里韦拿着一只酒杯和人碰杯，他的妻子忙前忙后，烧好菜端上来，吃过了再撤下去，在每个太太的耳边低声问道：“菜好吃吗？”竖着靠在墙上的一排排木板，扫到角落里的一堆堆刨花，散发着刚刨过的木头的清香，这是木工房的气味，是沁人心脾的树脂气息。

她们要看小姑娘，可是她在教堂里，要晚上才能回来。于是大家出去到附近走走。

这个村庄很小，一条大路从中穿过。这条唯一的道路边上排列着十来间房子，住的是本地的商人。肉店老板、食品杂货商、细木工匠、咖啡馆老板、补鞋匠和面包师傅。这条所谓的街道尽头有一个教堂，它的周围是一个狭小的公墓，门前种着四棵巨大的椴树，枝叶遮蔽着整个教堂。教堂是用切削的燧石建造的，没有什么风格，顶上有一个用石板盖的钟楼。教堂那边又是原野，一簇簇树丛里就是农场。

里韦虽然穿着工作服，但是出于礼节，还是挽着姐姐的胳膊庄重地散步。他的妻子被拉斐勒的金光闪闪的裙子迷住了，走在她和费南德之间。矮胖的萝莎小跑着跟在后面，旁边是母鸡路易丝，以及由于跛行而累得要命的蹩蹩板弗罗拉。

当地人都走到自家门口，孩子们也不玩了；一块撩起的门帘后面露出一个戴着印花棉布软帽的头，那是一个拄着拐杖、几乎已经失明的老太太，她像见到一支仪式队那样划着

十字。每个人都久久地目送着这些城里的漂亮太太，她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是为了参加约瑟夫·里韦的小女孩的初领圣体仪式，人们因此对木匠都无比尊重。

走过教堂门口的时候，她们听见了孩子们的歌声，是尖利的童声向上天高唱的一支赞歌。可是太太不让大家进去，以免打扰这些可爱的孩子。

在村里转了一圈，并且列数了主要的地产、田地的收益和家畜的数量之后，约瑟夫·里韦又把这群女人领回家来安排过夜。

由于地方很有限，她们只能两人住一个房间。

这一次里韦要睡到作坊里的刨花堆上去，他的妻子让大姑子睡在自己的床上。费南德和拉斐勒一起睡在隔壁房间里，路易丝和弗罗拉则被安排在厨房，地上放着一个床垫。萝莎独占楼梯上面的一个黑乎乎的小房间，对着一间窄小的阁楼，领圣体的小女孩今晚就要在阁楼里过夜。

小女孩回到家的时候，受到一阵雨点般的亲吻。所有的女人都想爱抚她，既是出于表露感情的需要，也是由于假装温存的职业习惯，这种习惯曾使她们在火车上都去吻鸭子。每个人都把她抱在膝上，抚弄她金黄色的秀发，在阵阵强烈和本能的感情冲动中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。孩子很乖，虔诚之至，就像经过赦罪仪式后变得无动于衷一样，耐心地沉思着由她们去摆布。

大家折腾了一整天，吃完晚饭早早就睡觉了。小村庄笼罩在田野上无边的寂静之中，这种寂静几乎是肃穆，是一种安详平和、沁人心脾而又包容宇宙的宁静。妓院里的夜晚总

是闹哄哄的，妓女们都已习惯，因此在沉睡的乡村中都因这种无声的安宁而难以入眠。她们的皮肤一阵阵颤栗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由于内心的不安和惶惑所产生的孤独。

好像是为了防止来自大地的安静而深沉的睡意，她们一上床就两个两个地紧抱在一起。可是母夜叉萝莎独自呆在黑黑的房间里，怀里空空的睡不着，突然感到一种模糊而难忍的激动。她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毫无睡意，忽然听见挨着她的头的隔板后面有轻微的抽泣，像一个孩子在哭。她很惊讶，轻轻地叫了一声，回答她的是因抽泣而断断续续的童声。这是那个小女孩，她一向睡在母亲的房间里，在狭窄的阁楼里觉得害怕。

萝莎喜出望外，为了不惊醒别人，就轻轻地站起来去找孩子，把她带到自己热乎乎的床上，搂在怀里亲她、爱抚她，向她夸张地倾注了自己的柔情，然后平静下来睡着了。那个初领圣体的小女孩，把头枕在妓女裸露的胸脯上直到天亮。

这些太太平时在夜里劳累之后，唯一的休息就是整整一个上午都睡大觉。可是今天刚5点钟，教堂的小钟就响亮地敲起了念“三钟经”的钟声，把她们都唤醒了。村庄里的农民已经起床，家家户户的农妇都要忙起来了。她们小心地拿着浆得像纸板一样硬的细布短裙，或者特大的蜡烛，连说话都很快。这些蜡烛的中间有一个垂着金色流苏的绸结，蜡上的齿状边缘则是手握的位置。已经高高升起的太阳在蔚蓝的天空中放射着光芒，使天边染上了一抹玫瑰色，犹如尚未完全消逝的晨曦。鸡群在房舍前走来走去，这里那里会有一只脖子闪着光泽的黑公鸡，抬起鸡冠鲜红的头，拍着翅膀，向

空中发出嘹亮的啼鸣，别的公鸡也就跟着叫了起来。

从附近的市镇里来了一些马车，停在一些人家的门前。从车上走下来的是高个子的诺曼底妇女，她们穿着深色的连衣裙，头巾交叉在胸前，用一件古老的银首饰扣住。男人们则穿着蓝罩衣，里面是新的礼服或者老式的呢子燕尾服，两条燕尾垂在罩衣外面。

马匹都被牵进了马厩，沿着大路两旁停放着两排农村用的车辆：大车、双轮轻便马车、双人马车、有长凳的马车，总之有各式各样和各种年代的车辆，有些车头着地，有些车尾着地，车辕朝天。

细木工匠的家像蜂箱一样忙忙碌碌。这些太太穿着短上衣和衬裙，头发披散在脊背上，又细又短，就像因用得久而变得退色憔悴一样，她们因忙着给孩子穿衣服而尚未梳洗。

小女孩站在一张桌子上一动不动，戴利埃太太指挥着她们忙前忙后。大家给孩子洗了脸、梳了头、戴上帽子、穿好衣服，用许多别针别住连衣裙的褶子，收紧过肥的腰身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然后让这个任她们摆弄的孩子坐下，叮嘱她不要动，这群激动的女人便赶紧去打扮自己了。

小教堂又响起了钟声。现在可怜的钟发出的微弱声音却消失在空气中，就像一个人的太低的说话声被淹没在无边的蓝空中一样。

领圣体的人都出了门，向村口的公共建筑物走去。这座建筑物包括两所学校和村政府，而村子另一头则是“天主之家”。

父母们穿着节日的服装，表情很不自然，而且笨手笨脚，

因为他们只习惯于弯着腰劳动。他们跟在自己的孩子后面，小女孩们都穿雪白的罗纱，就像一大片被搅出来的奶油。男孩们则像小小的咖啡馆侍者，头上涂了发蜡，两腿叉开地走着，生怕弄脏了他们的黑裤子。

有许多亲戚从远方来关心自己的孩子，这是一个家庭的光荣，所以木匠得意之极。老板娘率领戴家军跟着康斯坦丝，父亲让他姐姐挽着手臂，母亲走在拉斐勒身边，费南德挨着萝莎，最后是两只“泵”。这支队伍庄严地展开，犹如一个穿着军礼服的参谋部。

这支队伍在村庄里留下了令人震惊的印象。

在学校里，女孩子们在修女的帽子下排好队，男孩子们则在小学教师——一位颇有风度的美男子的帽子下排好队，然后大家就唱着一支感恩歌出发了。

男孩子们走在前面，在两边已卸套的车辆之间排成两行，女孩子们也排成两行跟在后面。全体村民出于敬意让城里的太太们先走，她们立即跟上了女孩子们，使两路纵队更加延长。她们三个人在左边，三个人在右边，打扮得光彩夺目，就像一束烟火。

她们的到来使教堂里的人乱作一团。大家急忙转过身来，争先恐后地看着。这些太太的打扮比唱经班成员的祭披还要鲜艳，使女信徒们目瞪口呆，她们几乎是在大声议论。村长坐在祭坛右边的第一张长凳上，他把凳子让给戴利埃太太和她的弟媳、费南德和拉斐勒。木匠则陪着母夜叉萝莎和两只“泵”坐在第二张长凳上。

教堂的祭坛上全是跪着的孩子，男孩和女孩各占一边，他

们手持长长的蜡烛，好像握着一些东倒西歪的长矛。

在唱诗池的前面，三个站着的男人在放声高唱。他们无限制地拖长响亮的拉丁文音节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复“阿门”的“阿——阿”，蛇形风管也从它的大嘴铜管里发出牛吼般的单调音响，没完没了地为歌声伴奏。与此应和的是一个尖利的童声。一个坐在神职祷告席上、头戴四角黑帽的教士，还不时地站起来嘟哝几句，接着重新坐下。那三个唱诗的人便又唱起来，眼睛盯着面前打开的一本厚厚的圣歌集，托住它的是一只安装在立轴上的木头老鹰展开的翅膀。

然后是一阵寂静。在场的人全都一下子跪了下去。年迈可敬、白发苍苍的主祭出现了，他向左手拿着的圣餐杯俯着身子。他的前面是两个穿红袍的助祭，后面是一大群唱经班成员，他们穿着大鞋，排列在祭坛两侧。

一只小铃在寂静之中摇响，神圣的祭礼开始了。教士在金色的圣体柜前来回踱步，不时地下跪，用苍老颤抖的微弱声音念着预备经。他刚念完，全体唱诗班成员和蛇形风管便同时发声，教堂里有些男人也唱了起来，声音不那么洪亮，显得微不足道，作为听众唱起来大概就是这样。突然，从每个人的胸中向上天发出了内心的呼唤：“主，矜怜我们！”^① 齐声的高呼震动了古老的拱顶，甚至落下了一些尘土和虫蛀的木屑。阳光晒在屋顶的石板上，把小教堂变成了一个炉子。无比的激动、焦虑的等待、即将来临的不可名状的神秘，都紧紧地扣住了孩子们的心弦，使母亲们喘不过气来。

① 弥散祷文中的起句。

教士坐了片刻，重新走上祭台。他不戴帽子，披着一头银发，以颤抖的手势开始完成超自然的行为。

他向信徒们转过身来，向他们伸出双手，宣布说：“祈祷吧，兄弟们。”他们都在祈祷。老教士现在低低地咕噜着神秘的、至高无上的话，小铃一下接一下地响着，跪着的人群呼唤着天主，孩子们因为过分惶惶不安而支持不住了。

这时萝莎用双手托着额头，忽然想起了她的母亲，她的村庄里的教堂，她的初领圣体。她以为又回到了她小时候穿着肥大的白裙子的那一天，于是哭了起来。起初她小声地哭着，泪水慢慢地从眼皮里流出来。后来她由于回忆而越来越激动，喉咙哽咽，胸口咚咚地跳，呜咽起来了。她掏出手绢擦眼睛，捂住鼻子和嘴巴，以免放声大哭。可是没用，她的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嘶哑的声音，与此应和的是两声深深的、令人心碎的叹息，原来倒在她两旁的路易丝和弗罗拉，也沉浸于同样遥远的回忆之中，在泪流满面地呻吟着。

眼泪是有感染性的，太太立刻也感到眼皮湿了，她向弟媳转过脸去，看到她这条长凳上的人都在哭泣。

教士正在做圣体。孩子们被一种虔诚的恐惧吓倒在地，什么都不想了。教堂里不时会有一个女人、一个母亲、一个姐妹，既对令人伤心的激动情绪有奇特的同感，又被这些跪在地上、哭得抽噎打颤的漂亮太太们所打动，因而湿透了自己的方格印花棉布手绢，并且用左手使劲按住怦怦直跳的胸口。

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，萝莎和她的同伴们的泪水，顷刻之间便感染了所有的人。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穿着新罩衣的小伙子，很快就全都哭泣起来。他们头上似乎飘荡着某

种超自然的东西，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，一个看不见的、万能的人的神奇气息。

这时教堂的祭坛里啪地响了一声：修女敲了一下她的书本，发出了领圣体的信号。孩子们因神奇的狂热而颤栗着向圣餐台走去。

一长排的孩子跪了下来。老教士手里拿着镀金的银圣体盒，在他们面前走过，用两个手指把一块圣体饼——基督的身体、世界的救赎——夹给他们。他们张嘴时阵阵痉挛，神情激动，闭着眼睛，面色苍白，伸展在他们的下巴下面的长长的台布，像流水一样微微地波动。

教堂里忽然蔓延起一种疯狂的景象，人群在狂热地喧哗，发出阵阵强烈的呜咽和压抑的喊声，犹如吹弯树木的狂风疾驰而过。教士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手里拿着一块圣体饼，感动得无法动弹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是天主，是天主在我们中间，显示他的存在，他听到我的声音，降临到向他下跪的人群中来了。”他怀着对上天的狂热冲动，含糊不清地慌忙祈祷，不管念得对不对，这是他的灵魂在祈祷。

他怀着如此强烈的信仰分完圣体，两腿都站不住了。当他自己喝了天主的血以后，便沉浸在拼命感恩的祈祷之中。

他身后的人群逐渐平静下来。身穿白色祭披的唱经班成员们又庄严地站起来，用刚刚哭过、还不那么安详的声音唱着，连蛇形风管也好像哭过一样变得嘶哑了。

这时教士举起双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他在两排陶醉于幸福之中的领圣体的孩子之间走过，来到祭坛的栅栏面前。

在一片椅子声响中，大家坐了下来，人人都使劲擤着鼻

子。他们一看见教士就安静下来。于是他开始讲话，声调很低，犹豫不决，有点模糊：“我的兄弟们，我的姐妹们，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。你们刚才给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。我感到天主听见了我的呼唤，降临到我们之中。他来了，就在这儿，充满了你们的灵魂，使你们热泪盈眶。我是本教区年纪最大的教士，今天也是本教区最幸福的教士。我们当中出现了一个奇迹，一个真正的、伟大的、崇高的奇迹。当耶稣基督第一次进入这些孩子的身体时，天国的圣灵之鸟、天主的气息也落到了你们身上，控制了你们，抓住了你们，使你们像风中的芦苇一样弯腰顺从。”

接着他转向坐在两张长凳上的木匠的女客们，用比较清楚的声音说道：“尤其要感谢你们，我亲爱的姐妹们。你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我们当中，你们的信仰显而易见，你们的虔诚如此强烈，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榜样。你们感化了我的教区的居民，你们的感情温暖了他们的心灵。没有你们，这个伟大的日子也许还不会有这种真正神圣的特色。为了使天主决心降临到羊群中来，往往只要有一只优秀的母羊^①就够了。”

他不知道再说什么好，便说了一句：“我祝你们得到圣宠。但愿如此。”就到祭坛上去结束祭祀。

现在大家都急着要走了，孩子们在被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弄得精疲力竭之后，现在也活跃起来了。再说他们也饿了，不等念最后一节福音，家长们就逐渐走光，去准备午饭了。

① “母羊”词在法语中也表示“教士的虔诚信徒”。

门口人声嘈杂，乱哄哄的，是诺曼底口音很重的叫嚷和喧闹。居民们排成两行，当孩子们出现的时候，每家的人都向自己的孩子扑过去。

康斯坦丝被住在她家里的妇女们围住了抢着亲吻。尤其是萝莎抱住她不放。最后萝莎抓住她一只手，戴利埃太太抢着抓住了另一只。拉斐勒和费南德提起她的细布长裙，以免它拖在地上。路易丝、弗罗拉和里韦太太走在最后。孩子还在冥想，完全被她吃下去待在身体里的天主所占据了，由这支仪仗队夹在中间走回家去。

作坊里摆好了筵席，就放在用横梁架好的长木板上。

临街的门开着，村庄里是一片欢乐的气氛。到处都在请客。从每扇窗户里都看得见一桌桌身穿节日服装的人，家家都兴高采烈、大呼小叫。农民们只穿着衬衫，喝着满杯的纯苹果酒，在每一伙人中都可以看见两个孩子，不是两个女孩，就是两个男孩，他们是在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里吃饭。

在中午的炎热里，偶尔有一辆带长凳的马车，由一匹老马拉着一跳一跳地经过这里，穿罩衣的车夫总是向这些摆在桌上的美味佳肴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在木匠家里，快活之中有点拘谨，上午的激动尚未完全消失。只有里韦精神饱满，开怀畅饮。戴利埃太太不时地看看钟点，因为要想不连续停业两天，就要赶上3点55分的火车，傍晚时分可以回到费康。

木匠千方百计地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把客人们留到第二天。但是太太绝不让他分心，有关生意的事她是从来不闹着玩的。

刚喝完咖啡，她就吩咐姑娘们赶快准备，接着转向她的弟弟说：“你，你马上去套车。”她自己也要去最后收拾一下。

当她又下楼的时候，她的弟媳在等着对她说小女孩的事情。她们谈了很久，却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。农妇会耍花招，假装深受感动；太太则把孩子抱在膝上，不作任何保证，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应：我以后会照顾她的，来日方长，再说还会见面的。

可是车子一直没来，这些女人也没有下楼。楼上甚至传来大笑、推搡、喊叫和拍巴掌的声音。因此趁木匠的妻子到马厩去看车子是否套好的时候，太太还是上了楼。

里韦酩酊大醉，衣服脱了一半，徒然地试图强暴萝莎，使她笑得直不起腰来。两只“泵”参加过上午的仪式之后，对这种场面颇为反感，所以抓住他的两只胳膊，想使他安静下来。可是拉斐勒和费南德却乐得前仰后合，站在他的两边怂恿他，对这个醉汉每次徒劳的努力都发出尖叫。他怒不可遏，满脸通红，袒胸露臂，使劲摆脱两个抓住他的女人，使出全身力气去拉萝莎的裙子，嘴里嘟哝着：“婊子，你不愿意？”太太却勃然大怒，冲过去抓住她弟弟的肩膀，猛然朝门外一推，使他撞在墙上。

院子里马上传来了他抽冷水冲头的声音，他驾着马车出现时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。

大家像昨天一样上了路，小白马又用跳舞般的轻快步伐跑了起来。

在炎热的阳光下，吃饭时暂时收敛的高兴劲儿又上来了。姑娘们现在觉得马车的颠簸挺好玩，甚至去推别人的椅子，时

时放声大笑，当然还要拿里韦徒劳无功的企图来开心。

强烈的阳光使田野像镜面一般耀眼，车轮掀起的两股尘土，在车后的大路上久久地飞舞。

喜欢音乐的费南德忽然请萝莎唱歌，她就快活地唱起了《默东的胖教士》。但是太太立刻制止了她，认为今天唱这支歌不大合适，并且说：“我们不如唱个贝朗瑞^①的歌谣。”于是萝莎在迟疑片刻之后选了一首，用她嘶哑的声音唱起了《祖母》：

我的祖母，一天晚上做寿，
喝了许多纯葡萄酒，
她告诉我们，还摇晃着头：
多少情人，我曾经拥有！

我多么怀念，
我丰满的臂，
我美丽的腿，
可惜时光难留！

然后是太太亲自领着姑娘们合唱：

我多么怀念，
我丰满的臂，
我美丽的腿，
可惜时光难留！

“这支歌，真棒！”里韦说着，歌曲的节奏使他激动起来。萝莎马上接着唱下去：

^① 皮埃尔—让·德·贝朗瑞（1780~1857），法国歌谣诗人。

“怎么，奶奶，您从前不乖？”

“不乖，真的不乖！15岁那年，
我自己就懂得我是多么可爱，
因为我无法入睡，长夜难挨。”

大家一起喊叫似的唱着叠句。里韦用脚拍打着车辕，用缰绳在白马的背上打拍子，马儿似乎也在欢快节奏的激励下奔驰起来，跑得像一阵风，使这些太太在车子里东倒西歪，滚成了一堆。

她们像疯子似的笑着爬了起来。在田野上，在灼热的天空下，在成熟的庄稼之间，她们继续大叫大嚷地拼命唱着。现在每唱一次叠句，小马都要溜一次缰，以疯狂的步伐疾驰一百米，使旅客们乐不可支。

路上不时有个碎石工人站起身来，透过他的铁丝面罩注视着这辆在尘土中疯狂疾驰的、大喊大叫地歌唱的马车。

她们在火车站面前下车时，木匠动了感情：“可惜你们走了，否则我们可以玩个痛快。”

太太明智地回答说：“做事情要看时候，人不能总是玩啊。”这时里韦的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他说：“那么，下个月我到费康去看你们。”他露出狡猾的神情，用发亮而淫猥的目光看了看萝莎。太太忠告他：“好了，要懂规矩，你想来就来，不过别干蠢事。”

他没有回答。听到火车鸣笛，他马上和每个人拥抱。轮到萝莎的时候，他拼命找她的嘴，她却紧闭着嘴唇笑，每次都把头迅速歪向一边躲开他。他把她抱在怀里，却达不到目的，因为他手里的长马鞭很碍事。他一使劲，只是使鞭子在

姑娘的背后乱晃一气。

“去鲁昂的旅客，请上车。”列车员喊道。她们上了车。

一声细长的哨音响过，车头立即汽笛轰鸣，扑哧扑哧地喷出了第一股蒸气，车轮也开始用力地转动起来。

里韦在离开车站的时候，跑到栅栏边上想再看一次萝莎。当满载这种有人情味的商品的车厢驶过他面前的时候，他甩响了鞭子，拿出全身的力气唱着：

我多么怀念，
我丰满的臂，
我美丽的腿，
可惜时光难留！

于是他看到有人挥动着一块洁白的手绢，离他越来越远。

三

她们心满意足地一路安睡，回到家里时精神焕发，体力充沛，足以应付每天晚上的工作了。太太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一直在惦记着家。”

她们很快地吃完晚饭，然后重新穿上作战服装，就等着常客们上门了。小灯笼点亮了，这种点在圣母像下面的小灯笼，向行人表明羊群已经回到了羊圈里。

这个消息转瞬之间就传开了，怎样传的，是谁传的，却无人知道。银行家的儿子菲力普先生甚至倍加殷勤，专门派人去通知被困在家里的图尔纳沃先生。

咸鱼商正巧每个星期天都有几个堂兄弟来吃晚饭，大家正在喝咖啡，有个人拿着一封信进来了。图尔纳沃先生非常激动，打开信封，脸都白了，信上只有用铅笔写的寥寥数语：“装运的鳕鱼已找到；船已进港；对您是笔好生意。速来。”

他摸遍了几个口袋，赏了送信人 20 生丁，忽然面红耳赤地说：“我得出去。”说着把那张简短而又神秘的便条递给他的妻子。他打了打铃，然后对出现的女仆说：“快点，快点，我的外套，我的帽子。”他刚到街上就开始跑步，同时用口哨吹着一支曲子，他心里急得要命，觉得路比平时长了两倍。

戴家楼有一种节日的气氛。港口来的人在楼下吵吵嚷嚷，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哗。路易丝和费罗拉不知道回答谁才好，陪这个人喝了再陪那个人喝，比任何时候都更配得上“两只泵”的外号。到处都有人在同时招呼她们，她们已经难以应

付，今天夜里看来够她们受的。

楼上的小团体的人 9 点钟就全部到齐了。商事法庭的法官瓦斯先生，一直是太太的精神上的求爱者，他们在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，似乎就要达成一项协议了。前市长普兰先生让萝莎骑在他的腿上，她和他脸对着脸，用短小的手摸着老头的白颊髯。在她撩起的黄绸衬裙下面裸露着一段大腿，压在他的黑呢长裤上。扎在红色长袜上的是一副蓝色的袜带，那是旅行推销员的礼物。

高大的费南德躺在沙发上，两只脚架在税务官潘普斯先生的肚子上，上身靠着年轻的菲力普先生的背心，还用右手勾住他的脖子，左手则夹着一支香烟。

拉斐勒似乎正和保险公司经纪人迪皮伊先生谈判，谈话结束时她这样说道：“好，我亲爱的，今晚我很愿意。”然后独自用快华尔兹舞步在客厅里转了一圈，喊道：“今晚你要干什么都行。”

门忽然开了，出现了图尔纳沃先生。响起了热情的欢呼：“图尔纳沃万岁！”一直在旋转的拉斐勒就要倒在他的胸口上，他狠命地搂住她，一言不发，把她像羽毛一样举起来穿过客厅，走到里面的门口，在掌声中带着他的活货物消失在通向几间卧室的楼梯上。

萝莎挑逗着前市长，一下接一下地亲吻他，用两只手同时拉他两边的颊髯，使他的脑袋保持垂直。她要学图尔纳沃和拉斐勒的样，就说：“走，像他一样干。”老头就站起身来，整整背心，边跟姑娘走边在装钱的口袋里摸来摸去。

只有费南德和太太陪四个男人坐着。菲力普先生喊道：

“我请你们喝香槟酒。戴利埃太太，叫人去拿三瓶来。”

这时费南德抱住他，在他耳边问道：“给我们弹一支舞曲，好不好？”他站起身来，坐到放在角落里的古老的斯频耐琴^①面前，弹起一支华尔兹舞曲，一支从吱吱呀呀的机械中发出的嘶哑而伤感的华尔兹舞曲。高大的妓女搂住税务官，太太靠在瓦斯先生的怀里，两对男女旋转时互相亲吻。瓦斯先生在上流社会里跳过舞，显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。太太用着迷的目光注视着他，这种目光是在回答“愿意”，比说话更谨慎也更美妙的“愿意”！

弗雷德里克拿来了香槟酒。第一瓶的瓶塞打开了，菲力普先生弹起了一首四对舞舞曲。

四位舞蹈者按照上流社会的方式庄重得体地踏着舞步，举止文雅，鞠躬致意，彬彬有礼。

然后他们开始喝酒。这时图尔纳沃先生心满意足地回来了。他浑身轻松，容光焕发，他大声地说：“我不知道拉斐勒是怎么了。可她今晚真是完美无缺。”接着有人递给他一杯酒，他一口就喝干了，喃喃地说：“天哪，没有比这再奢侈的享受了！”

菲力普先生立刻弹起一首活泼的波尔卡舞曲，图尔纳沃先生抱着犹太美人起劲地跳着，不让她的双脚着地。潘普斯先生和瓦斯先生又兴致勃勃地跳了起来。不时有一对舞伴停在壁炉旁边，大口地喝一杯冒泡沫的酒。这个舞好像跳个没

① 古代一种长方形的小型羽管键琴。

完，这时萝莎把门拉开了一点，她手里拿着一个蜡烛盘，头发散乱，穿着拖鞋和衬衣，生气勃勃，满脸通红。她嚷着：“我想跳舞。”拉斐勒问她：“你的老头呢？”萝莎哈哈大笑：“他吗？他已经睡着了，他马上就睡着了。”她抓住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的迪皮伊先生，又跳起了波尔卡舞。

但是酒瓶都空了。图尔纳沃先生表示：“我请客喝一瓶。”瓦斯先生宣布：“我也请一瓶。”迪皮伊先生最后说：“我也一样。”于是大家都鼓掌欢呼。

这么一安排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舞会。连路易丝和弗罗拉也不时地偷跑上来，急急忙忙地跳一圈华尔兹舞。她们的客人在楼下等得不耐烦了，她们再跑回咖啡馆去，心里还感到万分惋惜。

大家到半夜还在跳舞。常常有一个姑娘不见了，等别人为了跳一个面对面的舞蹈而寻找她的时候，才发现男人也少了一个。

当潘普斯先生和费南德一起回来的时候，菲力普先生开玩笑地问道：“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税务官回答说：“我们是去看普兰先生睡觉。”这句话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效果。男人们轮流带这个或那个女伴上楼去看普兰先生睡觉，她们今天夜里都显得难以想象的殷勤。太太对此视而不见，她在角落里和瓦斯先生久久地窃窃私语，好像在安排一桩已经谈妥的生意里最后的细节。

最后到了1点钟，结过婚的图尔纳沃先生和潘普斯先生说要回去了，他们想结帐。结果只收了香槟酒钱，而且每瓶

不按通常的十法郎的价格，只收了六法郎。他们对如此慷慨感到惊讶，太太喜气洋洋地回答说：

“不是每天都过节呀！”